

# 謀海風雲憶當年(下)

朱學賢

## 探得敵酋攻我戰略

(四)特殊軍情：民國三十一年秋間，日敵已攻佔星加坡、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及緬甸等國，正面臨揮軍進攻印度，抑先佔澳洲、紐西蘭，抑或攻入我國大後方心腹重地之雲南、貴州之重大軍事決策，日軍之謀略如何，連我軍方，亦難推測。

其時，適日本支那派遣軍司令安藤利吉赴香港；我黨國元老許崇智，曾留港經營福民行，與磯谷有同窗之誼，無意中得知安藤利吉曾談及敵軍軍事動向問題，安藤表示敵軍將循滇緬公路攻我後方之雲、貴、川等省，以摧毀抗戰基地，余接香港電報，即以限即刻到電報轉呈中央參考，旋奉當局查詢情報來源，經據實說明由許崇智方面獲自安藤口述，呈復中央，不久敵軍果循滇緬公路向我進攻，已攻佔獨山，逼近貴陽，幸我有備，而未得逞。

(五)梁國英同志死難：三十二年二月間，設於香港之電臺，以梁國英同志遭敵特務人員跟蹤，而被偵悉，連帶設於香港灣仔之掩護商店廣園辦

館亦遭破壞，所有內外勤工作同志邱清漪、邱鑑堂、梁國英、袁洪範、利耀華、江清白等十餘人全被敵人逮捕，幸陳季博、羅四維等尚置身事外。時當某日下午四時卒收到香港十萬火急電報，說經費用完請即匯款濟急，惟察來電漏去暗號關字，以我化名為朱關泉，邱清漪同志為小心起見相約平安時，在密碼之前加冠關字，否則，即不平安也。

當此時也，既非匯款時候，電報又漏去暗號，我固知香港發生事故，惟不明詳情，但囑電臺工作同志，到叫號時間，繼續通報，並宜謹慎小心應付，翌日澳門六國飯店老闆譚傑南由香港來澳謂梁國英同志已遭敵逮捕，雖情況不詳，惟電臺失事，則已證實，匯款之事，敵旨在證明澳門另有工作系統，及循匯款地址，誘捕於我，經半月之僵持，想盡方法，查問香港情形，毫無結果，而電臺工作同志，為恐敵人循電訊偵察，蹟尋澳門電臺地址，諸恐恐懼，每屆通報時間，均須我前往坐鎮，日久耗時，終報請中央，與香港電臺中止呼叫。

事情發生後，除邱清漪、邱鑑堂兄弟始終不

承認係重慶份子，迭經毒打灌痰孟水等苛刑後予以釋放外，梁國英、袁洪範、利耀華、江清白等十餘人，均在赤柱監獄為敵斬首，為國死難。

## 晝伏夜行飄然遠引

(六)諜影驚魂：香港工作重建後，港、澳工作，均須兼顧，我勢須經常往返港、澳兩地，偷渡雖較安全，但費昂舟小，海浪滔天，且有敵人巡邏，其危險程度，比公然乘港澳輪船容易為敵發覺，並不多讓，為備不時之需起見，曾在澳門街邊照快相一次，並將相片交港澳輪船海員王炳帶交邱清漪同志，要他與陳季博同志聯絡，替我辦理香港入境手續，詎邱同志收到相片後，日久忘懷，既未替我領取入境證，又未將相片毀去，迨掩護商店廣園辦館為敵破獲，相片遂為敵人所得，並為敵偵悉該相片即為港、澳負責人時，敵遂遣派憲兵特工，持相片先到澳門大馬路中央酒店，訪該酒店總經理鍾子光協助緝我。適該店三樓部長廖文光在總經理室接洽業務，聞悉其事，而我亦正在該店四樓房間與石岐來澳之黃君超同志洽談僱軍軍情，廖當走告於我，說鍾子光答允帶敵

逐房查訪房客，以查我下落，在敵人佈置行動之前，由廖文光協助，引我從該店二樓賭場後門離去，否則在敵人逐房查訪下，不難落入敵手，事後思之，不寒而慄！

間諜生活，緊張刺激，不特冒險，更要機警，為免危險，中央酒店，既不能進出，只得轉移陣地至東亞酒店或國際酒店，繼續與同志聯絡工作，敵人特工多為華人，不久亦跟隨而至，行蹤飄忽中，幾使工作無形中斷，不得已暫令蘇泰楷、廖惠民諸人分別代替我與各關係同志聯繫，繼續工作，港敵以我突然失蹤，改以軍用票二十萬元懸獎，折合港幣八十萬元迫得我晝伏夜行，走投無路，處境十分危險，幾乎喪失工作功能，迫得報請由蘇泰楷同志接替工作，準備離開澳門返國。

我在澳門，既因香港工作破壞，為敵偽志在拘捕之主要目標，想要在敵偽包圍中，逃出樊籠，實在談何容易，梁昌之機帆船，以有敵人之二十萬元獎金，為敵特別注意查緝，不能搭乘，澳門通中山縣北關戒備森嚴，無論日夜，查問行人，均極嚴格，深夜自思，真是脫逃困難，好不令人喪氣。

一日，潛伏中山石岐偽縣政府之顏毅同志來澳，告以我擬赴廣州視察業務，囑渠替我領取馮義良民證備用，迨收到良民證後，命廖惠民同志在澳門前環擺好小船，於八月十三日凌晨，太陽剛從海面升起，偷渡中山前山，安全抵岸後，轉坐當時淪陷區最時髦之交通工具單車尾赴石岐，於中午時分抵達。

石岐為中山縣治，戰前繁華一片，淪陷後，斷瓦殘垣，隨處可見，地處三角洲，一年收成，三年足食，向稱富庶之中山縣，以兵災之後，田地乏人耕種，僑滙斷絕糧食昂貴，路有餓殍，偏僻處，常見陳屍處處，無人掩埋，悽慘情形，目不忍睹。

某日，我偕友赴太白樓午飯，由市區至該店，不足兩百公尺，路旁死屍竟有八具之多，吾民何辜受此凍餒，死無葬身之地，日敵鐵騎，豈止殘殺吾民而已，其出於苛斂，迫使人民廢耕，以致無衣無食，倒斃路邊，誠令人椎心泣血，無限傷痛！

### 險渡難關廣州去來

八月十八日中午時分，我由顏毅及黃瑞華兩同志掩護至石岐輪渡碼頭，準備乘拖渡赴穗，斯時譚傑南及廖惠民同志，已由澳門趕到隨行，岸上鴿候搭乘拖渡者約二百餘人，剛要列隊登輪，而敵憲兵十餘人掩至，聲言要逮捕重慶份子，差幸我在石岐時，曾感冒數日，飲食失常，面帶病容，相當憔悴，當時穿着便裝，立入羣中，仍恐為敵發覺，牽連同伴，暗囑譚、廖兩同志，先行登輪，並疏離顏、黃兩同志，排在隊末殿後，以泰然態度，以示不懼，期鬆懈敵人搜捕之心，倘使萬一不幸，而被發覺，其災難可由我一人當之，然而，心雖如此，暗念，自古以來，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感觸頗多，萬一果為敵人發現，保無生還之理，人雖鎮定，仍心生恐懼，外形略有顫抖之狀，幸隨身帶有萬金油，急中取出搽

抹頭部，以掩飾驚悸心理，卒未為發覺，得以渡過難關，迨敵人呼嘯而去，心始釋然，上船赴穗與先登輪同志見面，均暗自欣喜。

翌日午晌，船抵廣州，在西河口登岸，廣州為華南重要商埠，為我國南方對外商港，雖為淪陷地區，而其繁華，比之中山石岐，又屬另一番景象，與未淪陷時期，並無二致，僅市面增多敵僞軍警及其標誌而已，連日逃亡緊張心情，至此幾一掃而空，惟舊地重遊，但見西堤一帶斷瓦殘垣，迄未規復，不勝有今昔之感。

登岸後，隨譚傑南前往長堤伊所開設之七妙齋午膳，該店經理馮海潮，以我係老闊嘉賓，極力奉承，詢我姓名，我以馮義對之，認係同宗，招待備至，並為我在東亞酒店備房住宿，俟行李安頓畢，稍事休息，於午後三時許，赴惠愛西路僑和平救國軍師政訓處長劉一範同志寓所訪問，垂詢工作情形，劉以我突如其來，甚表驚訝，我乃為說明此行目的並告以除視察廣州工作外，港澳工作已由蘇泰楷同志負責，我則將由穗返回重慶，囑伊繼續努力工作，並多建立軍中關係，隨時將情報送交澳門轉報中央，不可怠忽，劉同志係日本早稻田大學出身，精通日語，對工作頗多建樹，惜膽小未能擴大展開廣州地區工作耳。

### 脫離陷區返粵任職

我留廣州旬日，除走訪所有留廣州工作同志，並先將廖惠民同志遣返澳門外，亦曾赴黃花崗、觀音山等地默謁先烈先賢墓，事畢由劉一範同

志選擇武裝偽軍四人，伴同譚傑南同志由廣州乘火車至佛山過夜，次日再到九江一宿，沿途房屋均破敗不堪，非經炸毀，即係自行拆除換米而食，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翌日以渡江在即，且九江距鶴山沙坪甚邇，當將隨行偽軍陳志雄等四人遣回廣州，以免多生枝節，我與譚傑南同志雇船渡江，當日天氣晴朗，太陽高照，船抵中流，意已脫險，不禁口念海濶憑魚躍，天空任鳥飛，迨舟抵沙坪，重賞舟子而去。

譚傑南同志與我留沙坪兩日曾與該地游擊司令袁帶晤談，期營救香港大同酒家老闆馮儉生出險，袁推係順德縣長蘇得時所為，不允協助，譚同志送我赴清遠轉韶關上路後，經由九江原路返廣州，迨我抵韶關，經請陳子木同志與廣東省民政廳長何彤說明，馮儉生在香港，對余工作諸多協助，予以釋放返港，了却譚傑南同志，營救同業心願。

我自自由淪陷區返回後方，吸到自由氣息，心神為之一暢，沙坪屬鶴山縣轄地，區區小鎮，以係淪陷區通大後方物資轉運站，繁華景象有甚於廣州西濠口，有新馬師曾紅線女之粵劇，亦有奔走江湖之雜耍，更有稅捐機關及海關等設置，儼然一方重鎮，我以離職日久，急急上路，沿途經四會、清遠而至韶關，當先將離澳門沿途情形託由華南區轉報中央。

在韶關停留一週，取道衡陽、桂林返重慶，一路行行歌歌，好不逍遙，在淪陷區生活時之緊張心情至此完全廓清，乃於三十二年九月底由桂林乘歐亞航空公司十二人坐的小型飛機返抵重慶

，當晚住進嘉陵賓館，計時離開澳門已一月有半，真是一次長途旅行。

重慶係舊遊之地，稍事休息，即返局報告工作並聽候新派工作，惟以身體衰弱，兼患黃膽病，奉朱兼局長家驊指示，赴武漢療養院就醫旬日，出院後徐副局長恩曾、顧副局長建中、郭副局長紫峻，以我在淪陷區工作表現不惡，曾在重慶兩路口川東師範中央調查統計局正誼堂設宴席慰勞，並另命余在紀念週報告淪陷區工作經過，優渥之情，不止溢於言表而已，並派我在第二組謝永存組長處工作。

三十三年初調我出任廣東省黨部調查統計室主任，行前朱兼局長家驊曾面告我曰廣東省黨（主任委員方覺慧）政（省主席李漢魂）軍（戰區司令余漢謀）互不合作，彼此攻訐，為戰地大忌，此去應設法協調，力勸團結對外，以赴事功，我反報曰，我年事尚輕，深恐力有未逮，然已奉命，當相機行事，勉為其難，期無負囑託，遂恭謹受命而行，於同年三月抵任。

我在韶關工作將年，以烽煙遍全省，除積極加強軍事、政治情報檢肅貪污工作外，重大事項，了無建樹，其可記者，僅當年八、九月間，以前線戰事節節失利，後方盛傳廣東、廣西、湖南三省軍政首長，將聯合與日本建立西南和平局面，中央獲悉，曾密電令我限三日內將粵桂湘三省軍政首長政治動向查明具報，按粵、桂、湘三省地區遼闊，交通梗阻，三日之限，實在苦短，差幸平時對湖省薛岳，桂省張發奎、黃旭初，粵省余漢謀、李漢魂軍政首長動向深切注意，且與三

方面之機密人員，密切聯繫，深知不特廣西張、黃不睦，廣東余、李亦互相排斥，湖南薛岳雖自兼軍政首長，但在軍事方面與張、余同出身粵北，以淵源不同，自成一系，平時互相猜忌，尤以張發奎既無嫡系部隊又常以老大自居，恒令薛、余等不滿，對立情形，頗為嚴重，決無聯合一致與敵勾結可能，惟擁護中央之心，仍甚堅定，即使戰局逆轉，必將退守險要，拒抗敵人，證諸廣東省保安副司令周遊及余漢謀之機要人員丘瑩，一致同意余之看法，遂將當時實際情形申復中央，電報發後，為時一週，軍政部長陳誠即蒞臨韶關，召開三省軍政首長會議，滿天陰霾，一掃而空，情報之效用，有如是耶。

### 改業從事經濟行政

三十三年冬月，敵人由清遠、英德大舉進攻韶關，事前我曾在省黨部紀念週分析過敵軍動向，並將情報送各有關機關參考，黨政軍早有準備，除軍事方面向粵北佈防準備迎擊敵外，廣東省政府及廣東省黨部，均先後撤至平遠縣之大拓，我則住在興寧縣聯絡前線及後方工作。

三十四年初奉令向贛南撤退，斯時廣東未淪陷縣市所剩無幾，我為工作計，擬將工作移向河源前線，另配電臺隨省黨部遷往大庾致與省黨部主委方覺慧發生歧見，遂離開中央調查統計局，不久方覺慧亦去職，由余俊賢繼任。

我離開黨職，轉任職於廣東省政府建設廳薦任視察，復員時接收敵偽物資，幸免隕越，至三十五年五月辭職。

其後承朱家驊部長先後遠道向廣州市歐陽陽市長推薦兩次，第一次承歐陽市長派命任市社會局合作室主任，未曾就職。第二次歐陽市長囑由陳子木同志轉知往市政府晉見，蒙派在設計考核委員會充任專員，碌碌終日，毫無建樹，迨三十八年八月，我不慎在寓所樓梯跌傷脊骨，於九月初請假赴澳門療傷，十月廣州淪陷，從此未返廣東，遙望大陸河山，曷勝悲嘆！四十年夏我由澳門經港携眷來臺，初由國防部派在反共救國軍西江指揮部補給處副處長，四十四年四月由前中央調查統計局同事胡祥麟介紹到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服務前後十四年歷經科員、副科長、簡任稽核執行秘書等職，該會結束後，轉任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副組長、秘書等職，對本身工作，以建立制度與採取便民措施，如辦理出口廠商登記，每十分鐘可以辦竣一件頗為廠商所稱道，然而兢兢業業十餘年，在本人雖已盡力，對廠商服務仍恐難以週全，惟自服務外匯貿易工作以來，國際貿易，日益推廣，外匯收入，從無到有，而且日益增多，服務之機關，逐漸見重於世，且為國際人士所稱讚，誠幸事也。我以才疏學淺，參與抗戰行列，服務黨國轉瞬數十年，職雖卑微，惟竭智盡忠，未敢稍懈，故以年華老去，壯志消沉，與當年之奔走大江南北，學書學劍，雄姿英發，或潛伏香江，面對敵人，或冒險患難，勇往直前，具昂藏鬪志，雖百折而不同，不得同日而語，而今已矣，念同患難之陳季博、顏建甫、蘇泰楷、大森幸子諸君已先後謝世，悽愴之心，悠然而生，人生數十年爾，想我妻關筱雅女士，於我離

開調查工作崗位後，於三十七年多，在廣州來歸我家，生兩女友梅、友璽，兩男治平、治中，或留學國外或服役軍中，均已長成，對我過去工作

之緊張刺激，多彰多姿，茫然無知，乃追記於斯，俾兒女們知所向善，社會人士，對調查工作之真義，有所深切了解，則幸甚焉。

奇人奇書 海內孤本 中華文化 珍貴遺產

清。金

聖嘆評

# 天下才子必讀書

本書共收錄歷代才子傑作三百五十四篇，篇篇詳加批註，句句妙語如珠。精裝十八開上下兩巨本。定價每部九〇〇元。國外每部定價美金二十五元，另加掛號郵資。

中外雜誌社代售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代售 中華民國第十八屆十九屆二十屆

## 國際影展特刊 精彩印色

每冊臺幣 150 元十八、十九、二十叁冊合售 450 元國外另加郵費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